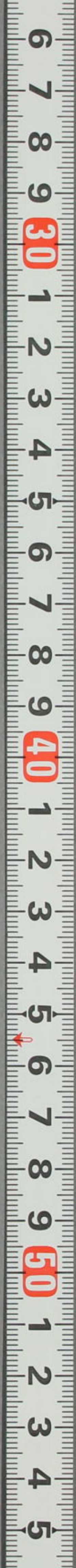




四書輯疏

2796
30-1



門仁12
號 2796
卷 1-30

嘉永元年戊申鑄

四書訓蒙輯疏



嘉永元年十月十日
水原忠三郎



四書訓蒙輯疏序

四書章句集注之於經生，譬則工匠之有矩矱繩墨也。雖曰工倕匠石之巧，且妙捨矩矱繩墨，不能製一器。造一宮室，而世乃有講明四書理義，而竟與章句集注背馳者，其設心之謬，燭理之不明，乃至乎斯，可慨也已。蓋

四書輯疏

卷二

序

其所以致此者弊孔多端有跡心粗
氣不度德量力欲於洛閩外自開門
廷者王伯安郝京山之屬是也有恃
學力之雄矜記誦之淹詠掇彈朱注
疵類以自炫其長者陳天祥張自烈
毛竒齡之倫是也乃有原本濂洛墨
守朱說欲敷暢集注與旨而膠擾藪

苴猶然致舛鑿者輔饒許史輩之數
數錯解及明清諸儒之楛說是也夫
能知宗朱子而欲闡明集注宜無少
乖錯乃不免乎斯其謬者何也四子
之旨極其高深而朱子之解精到靡
滲漏非可易之體會羣儒乃任其浮心
膚見輕立之說於是乎牛毛蠶絲好

四書章句 卷一
附麗性命欲以通微研精則流而入
於虛高重脈絡喜分配務使前後照
應如年表世繫則已失之煩碎而牽
強未弊之濫有不可言者焉願夫王
伯安陳天祥輩之邪說固足以為朱
注之蝨賊而指歸夔別謠誤灼然萬
目所具瞻不必勞駁辨至輔饒許史

而下之解則眾所恪遵為朱注羽翼
者絲髮之失不可不一是正焉王
伯安陳天祥等之舛外夷之亂也問
可也不問可也輔饒許史而下之謬
中國之禍釁也安可不竭蹙喘汗以
拯之耶明成祖命諸臣纂修四書大
全頒諸天下為令甲自謂可以百世

一定無遺議而去取多失當翦裁不
協於宜綦不憚識者意故自蔡靈齋
林希元之徒各申辯論迄于清改作
大全者又不眇亦復瑕瑜迭見失得
參半會津安部井章卿病諸廼著四
書訓蒙輯疏一編博採諸家之說析
其疑而抉其隱刪其誤而從其長拋

棄萬務一意編纂閱十八載而告成
猶之司馬君實之十九年殫心於通
鑑勤亦至矣今春郵寄屬序緒乎予
予正襟莊讀的確詳悉殆無遺憾四
子在本邦有是明備之撰亦曠世盛
舉也予亦夙草四子問答將以訂定
諸儒之是非奈年邁病縈精力消憇

屬稿裁半而輟自以為缺陷今觀斯編溟津嗟服可以讓能者而癡然閣筆矣抑朱子之解經意義淵浩如海然眾儒畢生服膺猶苦難洞悉繙斯編者潛心靜翫克晰作者苦心之所存又且尋究思索更有新得斯為善讀書者也

天保十五年夏五月中浣

紫溟古賀煜撰



門人生方寬書



屬物我乎而假山...
 始通神聖原可...
 筆其抑朱子之解...
 為家...
 天利十五平頁五...

四書訓蒙輯疏序

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蓋言人之
 不可不聞斯道也夫衣服在躬不知
 其名君子猶以為不可而況於其具
 于心者乎苟欲聞斯道者不可不求
 諸四書而欲明四書之旨不可不求
 諸朱子章句集註也然則章句集註
 為夫人之不可不講明之書而不可

以他說先焉也明矣
烈祖偃武修文林羅山先生首以此進講
藩祖土津公每延當世醇儒聽講亦可
以見矣
聚幼承訓家庭以讀書明道
為志不幸異學盛行于時未得聞古
昔聖賢教人為學之法徒以記誦詞
章為學年垂而立未有所得一旦恍
然以為此何足以為學哉竊取章句

集註讀之猶苦未能得其要領而無
所就正焉幸被
命得遊學江戶入于述齋精里二先生
之門首以為問述齋先生曰朱子解
釋意精語簡宋元明清諸家間有發
明非徧閱之則不能會其旨也精里
先生曰章句集註的確精微宜先精
究以為權衡以較諸說而取舍之也

聚確守此二訓以為科條講求者予
 茲有年矣會
 命製使精擇羣說以授生徒以為講習
 之資將以一道德而正士習續而
 祖先之緒而垂
 後昆之統也
 於是不揆僭妄敢推本二先生之訓
 更取宋元以下二十餘家書討究取

舍彙成一編凡二十九卷名曰四書
 訓蒙輯疏於先賢之旨雖不能有大
 闡發然生徒能即疎以推精自卑而
 登高由朱子門庭漸進造孔曾思孟
 堂奧蘊之于心體之于身以是成已
 以是成物以不負
 作成之盛意則聚之所以切望於生徒

天祐也 四年歲在癸卯

天保十四年歲在癸卯季冬會津安聚書

非效之海意限乘之而心以聖於主於
命以是於味以不食校法於於為師習
堂其歸以于必難為于其以要為已
祖登高由未至門到浦聖豈以曾與並
後聞發然主於始明於以非能自早而
暗兼神顯於法實之可難不始有光
舍棄效之歸凡二十六卷子曰四書

九例

- 一章句集註本為經文而設故學者當先以精究註文為務獨怪諸家發明經文者極夥而訓釋註旨者甚少何也蓋元明以來科場命題惟用經文而註不與焉故歟若從事於為己之學者而可乎故今之所輯專以闡明註意為主摘諸說可發明者附各註之下
- 一朱子解經只發明其辭令人玩味自得不必一一解釋初學驟讀之則不易得其意故今取諸說之發揮經文與朱子不悖者別為註翼附各節之下
- 一於句字間點掇訓釋大抵依輯釋而時有增入

一輯釋大全諸書所引文集語錄及諸家之說有太繁不切者有彼此異同者使初學者徒起望洋之歎而滋多岐之惑矣今就諸說截取數句資以相發使歸一途

一凡句首無某曰者俱係平生所聞及管窺偶得其廨于諸說間者以今按又按列之

一諸家駁正舊說道理的當者取附各條若其未備者竊以己意酌定其當否不直則道不明出不得已覽者勿以不韙罪焉

一胡斐才撮言鄧雉千引解陶謹之集說中村氏鈔說

所引諸說多不著其名氏今未暇考因概顏以胡斐才曰鄧雉千曰云云

一引用目中諸儒姓名上冠以時代以便蒙士其未詳者姑闕之

一先輩或有引用陸象山王陽明高中玄袁黃諸說顯與朱子戾者可謂妄甚學者於是等說當痛距絕隻言半句夾雜不得其於註旨有發明者不在此例

言半曰文縣不耳其或結音有發即音不耳此何
 總未于氣音下胎安高學法其是善歸當嚴與
 一夫輩是林氏用對舉山王顯附高中古史書對結
 一皆故國之書說也
 一按此目中所謂抄子土原以報外以對舉士其未精
 本曰說卦十曰云云
 一此語語多不普其各在令未顯其因據賦以附變

引用諸家名氏

漢包氏咸

漢鄭氏玄

漢趙氏岐

梁皇氏侃

唐孔氏穎達

唐賈氏公彥

唐陸德明元明

宋邢氏昺

宋程泰之大昌

宋陳止齋傳良

宋張南軒栻

宋黃勉齋榦

宋輔潛庵廣

宋陳北溪淳

宋陳北山孔碩

宋蔡九峯沈

宋葉知道賀孫

宋胡桐原泳

宋陳潛室植

宋潘瓜山柄

宋真西山德秀

宋蔡覺軒模

宋何北山基

宋王魯齋柏

宋嚴華谷榮

宋馮厚齋椅

宋葉平巖榮

宋吳稽山

季子

宋黃四如

仲元

宋程勿齋

若庸 晚號微庵

宋方蛟峯

方辰

宋饒雙峯

魯

宋趙格庵

順孫 纂疏

元金仁山

履祥

元許白雲

謙

元吳草廬

澄

元胡雲峯

炳文 四書通

元陳定宇

櫟

元倪仲弘

士毅 輯釋

元熊勿軒

禾

元朱克升

公遷

元朱允升

升

元詹氏

道傳 纂箋

元景訥庵

星 學庸纂

元張德庸

存中 通證

元陳雲莊

皓

元董季亨

鼎

元趙東山

汝

元韓古遺

基

元袁誠之

明善

元趙鐵峯

惠

元程林隱

復心

元史文璣

伯璿

元吳可堂

仲迂

盧玉溪

孝孫

吳義夫

浩

汪古逸

炎 眈

張叔輿

師曾

胡宜齋

相義

吳伯章

程

吳行父

齊氏

夢龍

黃氏

紹

明張晉安

以寧

明薛敬軒

瑄

明胡敬齋

居仁

明蔡虛齋

清 蒙引

明陳紫峰

琛

明林次崖

希元 存疑

明陳天台

選

明羅整庵

欽順

明張泰嶽

居正

明唐荆川

順之

明王守溪

鏊

明丘月林

擗 摘訓

明王鳳洲

世貞

明王方麓

紹聞編

明盧未人

一誠 便蒙講述

明王宇泰

肯堂

明陶石簣

望齡

明顧涇陽

憲成

明馮少墟

從吾

明尤西川

時熙

明薛方山

應旂

明徐玄扈

光啓

明楊復所

起元

明陳大士

際泰

明黃陶庵

淳耀

明張天如

溥

明管東溟

登之

明周季侯

宗建

明吳因之

默

明顧麟士

夢麟 說約

明沈無回

明陸聚國

明蘇紫溪

明瞿昆湖

黃氏

洵鏡

張彥陵

王觀濤

納諫 翼註

李衷一

光緒

鄭孩如

姚承庵

李彭山

徐傲弦

鄭申甫

徐自溟

湯霍林

韓求仲

徐岩泉

張紫馬

黃葵峰

王緱山

陳聖苞

吳省庵

郭青螺

陳復心

焦漪園

杜靜臺

陸葵日

程竹山

陳抱冲

倪伯昭

周用齋

李南黎

丘毛伯

熊伯甘

譚梁生

李毅侯

刁蒙吉

董日鑄

陶逸則

鄒嶧山

劉上玉

姚元素

李王海

陳伯玉

汪摺九

清呂晚村

留良 講義

清仇滄柱

兆鰲

清陸稼書

隴其 困勉錄

清孫詒仲

瑯 緒言

清李岱雲

沛霖 畧條辨

清李兆恒

禎

清閻百詩

若璩 四書釋地

清吳蓀石

荃 正解

清胡期僊

士佺 約解

清汪武曹份 大全 清汪右衡鈞 清何屺瞻焯

清周聘侯大璋 精言 清孫潛村見龍 五華全 清王罕皆步青 滙參

清王若林澍 困學錄 清胡斐才蓉芝 撮言 清鄧雉千柱瀾 引解

清陶謹之起庠 集說 清吳氏志忠 黃際飛

李安溪 陳桴亭 楊江陰

王漢槎 胡備五 范紫登

許亦史 萬授一 林子九

馬君常 浦星塵 郁子畏

石竹林 陸雯若 唐士雅

杜登聖 張雨若 姚行表



陸實府 汪靈川 孫端人

張曉樓 朱竒生 黃輯五

朝鮮權氏近

皇朝山崎氏嘉 皇朝三宅氏重爾 皇朝中村氏欽

皇朝室氏直清 皇朝精里先生

皇明山人... 卷一



四書訓蒙輯疏卷之一

後學會津安聚著

大學章句序

蔡虛齋曰大學二字兼經傳言章句者經傳之章句也○序者序大學之章句所為

作也○不必依吳氏謂某段序大學又某段序章句也蓋雖作章句序自須首及夫大學之書所由作矣詩書等傳序皆然今按朱子於論孟曰集註而於學庸曰章句者此二書舊自有經傳支節之別非論孟之皆更端之詞而章句自定者之比也而鄭康成之徒不識之只為一篇文字解故朱子為之區別章句而後乃復孔門之舊聖賢之指粲然復明者於是乎在矣所謂只看得這文字透見得前賢所未到處者也故謂之章句耳而章句亦註之別名非初有異義漢時施孟梁丘氏有易章句歐陽大小夏侯氏有書章句是已非謙辭也蔡虛齋謂元只是一篇文字朱子則為之區別其章句又蔡虛三節蔡虛齋作四節精里先生從許氏今從之

四書輯疏

卷一

大學章句序

二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

景氏曰兩大學字不同上指此

昔盛時皆指周意居多法方法也

蓋自天降生民則

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

此許白雲曰蓋發語詞此二句言得於天之

理人人皆同今按天降生民四字當連串讀出揚子學而篇降下也謂生之也離騷惟庚寅吾以降謂下母體也亦不必依數子厚謂氣化之民也黃氏曰則既之既已然之辭朱子曰仁則是箇溫和慈愛底道理義則是箇斷制裁割底道理禮則是箇恭敬節節底道理智則是箇分別是非底道理九此四者具於人心乃是性之本體蔡虛齋曰此說最為精當當據之以為定論○四性不言信者仁義禮智之實處即信也使仁而不實則仁非其仁義而不實則義非其義禮智亦然今按朱子之語出玉山講義纂疏引而解此極當而輯釋刪而不載却收胡說通義則載朱說又收史氏議胡說之語則似覺胡說之非者至大全兼收之則精里先生所謂開卷第一誤也讀者宜辨之蓋人於日用之間事物觸著

慈祥之意自然動於中此便是溫和慈愛既知其為是則斷然如此做此便是斷制裁割肅然起敬無過無不及此便是恭敬樽節真覺其為是非確然不動此便是分別是非而此皆情也性則其在裏面未發動底道理然因其性之有仁是以其情能溫和慈愛其性之有義是以其情能斷制裁割耳禮智亦然陳北溪曰性字從生從心是人生來具是理於心方名之曰性景氏曰天之生人理與氣而已理寓於氣是性惟參曰大學言心不言性朱子於序中揭出性字為心字填實主腦中庸言性不言性序中為性字闡明指要蓋心性本不相離故須此參互引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

許白雲曰此句言得於天之氣人人皆異陳定宇曰性之所有即仁義禮智是也性無不同而氣質則異氣有清濁清者能知此而濁者不能知此故不能皆知實有粹駁粹者能全此而駁者不能全此故不能皆全知性之所有屬知全性之所有屬行中村氏曰知性之所有謂知仁義禮智之為何者也今按氣質謂人稟天地之氣以為我氣質者也與精氣之氣形質之

質稍別氣陽而質陰也故氣主知質主行心之所為也氣字
知理者氣之為也身之所以能行道者質之為也氣字
指虛處去底質字指實處去底非指虛處實處也
蔡虛齋李退溪諸家說質字似兼形質而言不可從稟
受也齊禾麥吐穗上平也全完也蔡虛齋曰性與氣質
一時齊有氣質所以載是性者也故能為性之明晦通
塞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

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平聲下同而教之以復其性精

先生曰一有之一猶若也為一人非也許白雲曰聰明
不專在耳目蓋主於心而言聽之精審見之明了皆是
心上事睿是思通乎微智是知識周遍此聖人之資質
也禮智之智性之名睿智之智質之稱○盡其性是知
之到行之極兼上知全兩字今按胡斐才謂此處只主
行與全之相應誤陳定宇曰是就清濁粹駁不齊中指
出極清極粹者言之○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君以治
之師以教之變化其氣質而復還其本性蔡虛齋曰君
在師只是人言又按復反也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

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

陳定宇曰上文說其

理此實之以其事問繼天立極朱子曰天只生得許多
人物與你許多道理然天却自做不得所以立得聖人
為之脩道立教以教化百姓所謂裁成天地之道輔相
天地之宜是也蓋天做不得底却須聖人為他做也許
白雲曰極字本義是屋棟借以為至高至中之喻今西
角亭子之棟最可見故曰至極之義標準之名此是聖
人處天位為父子則極於慈孝為兄弟則極於友恭至
於百度萬行一言一動無非天理之正中立此標準於
上然後臣民莫不仰視爭趨興起効之矣陳定宇曰聖
君代天立標準以主教於上而設司徒及典樂之官以
掌教於下胡雲峰曰司徒之職統教百姓典樂之官專
教胄子蔡虛齋曰統教百姓教以五倫專教胄子加之
以樂○胄子他日皆將有天下國家之責者視諸凡民
不同故聖人又專官以教之樂○曰職曰官互文也○
舜使契為司徒夔典樂見舜典唐孔氏云官者管也以
管領為名若指其
所主則謂之職
三代之隆其法寢備然後王宮國都

以及閭巷莫不有學

許白雲曰三代之隆是專指夏禹商湯武王周公之盛時是言聖人一代之興必脩法度改制作亦因前代之舊而增益之至周公則大備矣蔡虛齋曰寢備者漸次而備也○王宮王朝之內也國都諸侯所都之地中村氏曰宮與都互文陳定宇曰古者五家為比五比為閭閭共一巷蔡

虛齋曰直曰街曲而小者曰巷李岱雲曰人生八歲則此學字統大小言今按隆隆盛也備具也

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洒

掃上聲又掃去聲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王天子也

公三公也黃氏謂諸侯謬山崎氏曰丘瓊山云八歲至十三皆可以入小學十五至二十皆可以入大學大約

言之耳非截然立此為期限也考得好精里先生曰大小學以孟子集註觀之似若以國學為大學鄉學為

小學而朱子又於儀禮經傳學制通解則云若其名彌

位置今皆無以考其實然則未子於此序亦大概言之

掃塵也唯諾曰洒者播水於地以泥塵掃者運帚於地以

曰退齊氏曰洒掃曲禮所謂為長者糞加帚箕上以袂拘而退以箕自向而扱之類是也應對所謂長者負

謂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之類是也精里先生曰禮

樂射御書數說見小學本註中村氏曰節儀節也文藝

文也今按齊氏名物之說不是小學中所學之禮樂禮

樂中之小者耳然後王宮國都以下至大小之節所以

分也至周公大備矣時之事也所謂古之大學所以教

亦指此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眾子以至公卿大

夫元士之適音的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

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

以分也陳定宇曰元長也元子長子元士上士也適與

名○天子元子繼世有天下眾子建為諸侯公卿大夫

元士適子將有國家之責皆在所教民之俊秀他日亦

將用之以佐理天下國家者窮理知正心包誠意以下

行之事戴氏曰窮理包致知格物在中正心包誠意在

中脩己脩身也治人齊家治國平天下也蔡虛齋曰公卿之衆子不復得為公卿大夫之衆子不復得為大夫即便是凡民矣今按此序就天子言故不及諸侯衆子謂以至二字包諸侯在其中非也凡民即所謂廢人術言夫扶音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法術即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為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陳定

上言學校施教之法此言君身為立教之本即所謂億兆君師程林隱曰王公以下至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是設小學之廣也天子之俊秀皆入大學是設大學之廣也今按次第者小學則先洒掃次應對進退之類大學則先致知格物次誠意正心之類是已非謂大小入學之年也陳定宇曰節目言小學之節文大學之八條目中村氏曰以竹節網目喻之今按詳語備也蔡虛齋曰所以為教所教之事也許白雲曰心得不是知得是此身體道而行理融神會契合之妙者所以著在躬行之下

室氏曰求猶有諸己求諸人之求乃求責之義也陳定宇曰彝倫常理也今按皆字或謂兼大小學言者是也本之躬行心得之餘謂人君先自躬行心得而後教人也餘字非有餘緒餘之義也不待猶言不為也此二句言其所以教之不違理也民生謂民身之生活也日用謂日日所行用也彝倫所該甚廣小之飲食起居大之君臣父子之際各有不易之定理者皆是也吳草廬獨指五倫非也為教之塗既廣矣為教之法既詳矣而又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也

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去聲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各俛音免焉以盡其力胡雲峰曰前說上之所為學

蔡虛齋曰吳氏程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兼小學大學言其學焉者則專指大學言非也小學之事豈性分之外而人之職分不當為者乎其說支離矣陳定宇曰性分固有以理言體也職分當為以事言用也如子職分當盡力是行之事朱子曰俛字者乃是刺著頭只管做將

去底意思今按當世之人無不學由學校之設廣也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各俛焉以盡其力由教之術詳與其所所以為教者正也分限也固本然之辭有對無之稱此古昔盛

時所以治去聲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許白雲曰自篇首至非後世所能及為第一節今按此字指三代之隆以下治治道謂教化君之所施也俗風俗民之所成也與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

之政不脩教化陵夷風俗頹徒回敗時則有若孔子之

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

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蔡虛齋曰賢聖之君不作與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而本躬行心得

之餘以為教者反矣學校之政不脩與學校之設其廣

如此教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者反矣陳定

字曰顏師古注漢書云陵丘陵也夷平也言其頹昏若

丘陵之漸平也○頹摧也下墜也敗毀也破也蔡虛齋

曰上行下効謂之風民志一定謂之俗○孔子之聖亦

所謂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也○適丁氣運之衰天不

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也朱子曰及至

孔子雖不為帝王也間使不得也做出許多事來以教

天下後世是亦天命也中村氏曰獨特也非謂一人許

白雲曰先王之法兼大小學言之傳是傳之當世與下

詔後世對說陳定宇曰詔告也教也蔡虛齋曰誦而傳

之當時之人正以垂之來世不使其法之遂泯滅也看

誨人謂之教躬行於上風動於下謂之化若如此也有

若伊尹之若誦暗誦也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

謂口誦大小學之法也

篇固小學之支與枝流餘裔餘制反齊氏曰曲禮少儀

見管子此四篇作於春秋之時三代小學之全法僅存

其一二故曰支流餘裔支流謂水之旁出而非正流者

餘裔衣裾之末也蔡虛齋曰此說可用許氏析為四字

已不能得其全為可憾也若大

學則猶得其全今按餘殘也若大

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

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蔡虛齋曰此篇二字專指

以照起此段故下云蓋莫不聞其說專指大學也○規

所以為圓者是一箇大圈子模鑄金之模空廓也皆以

其大綱言節竹之節目網之目皆以衆而小者言也陳

定字曰規模指三綱領節目指八條目中村氏曰著顯

也非述作之謂因著極盡四字言此書之所以為書者

如此不必說作書之人使然今按成功已成之功効也

明法著明之方法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

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為傳義以發其意陳定宇曰

說謂聞孔子所言大學之經一章○宗本也流派所出

為宗蔡虛齋曰宗非訓正然宗必其正者也黃氏曰發

其意謂發經文之意也今按三千之徒謂孔門諸子曾

氏之傳謂曾參所受之學術也氏字指學術之稱如云

老氏釋氏亦指老聃釋迦之學之詞張叔與包門人言

蔡虛齋指門人言其說至孟氏之傳窮矣不可從傳義

謂曾子所言傳十章傳皆有義故曰傳義言曾子聞孔

子所說大學之法而其所傳獨得其正故門人記其所

言以為大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

知者鮮矣蔡虛齋曰知謂知其書之有關世教也

知是書者亦鮮也今按沒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

與歿通死也存不亡也

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

於大學而無實陳定宇曰記誦口耳之學詞章枝葉之

父之流詞章如相如司馬遷柳宗元劉禹錫之輩朱子

曰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揚墨是也景氏曰

虛無指老氏寂滅指佛氏許白雲曰老氏以無為道而

四書輯注

卷一

大學章句序

七

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音扶百家衆技之流所以

惑世誣民充塞下同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陳

宇曰權變詐也謀陰計也蔡虛齋曰鞅儀之儔張晏曰

術數刑名之書也黃氏曰韓非申不害之徒精里先生

曰朱子嘗論老子有曰為其學者多流於術數如申韓

是也據此則黃氏得之或為識緯者謬張叔與曰百家

衆技如農圃醫卜中村氏曰惑世誣民三句總承俗儒

以下蓋俗儒無用異端無實權術專主功名而百家衆

技則不可一言以斷之故以之流二字對上之說二字

而語一頓然後總上三項言其通弊以結之今按他彼

之稱也以智御人而使其情偽必見于上謂之術數一切

苟且也顏師古云一切者權時之事如刀切物苟取整齊

不顧長短縱橫蓋合數條之物二齊切斷之義故或為苟且

或為大九就成也說所論之辭也衆多也物非一也技方術

也惑疑也誣欺罔也百家衆技之所惑世誣民者若孟子

所載許行之說者是也充實也塞也紛衆也雜糅也精里先

生云其間承異端者非也又字

說不夫蓋謂傳泚書存之時也

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

道之要其小人不

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音庚否

部鄙塞反覆沈音沉痼音固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

許白雲曰及周之衰至此為第二節室氏曰君子小人

以位言胡雲峯曰大道之要是大學書中所載者至治

之澤是自大學中流出者蔡虛齋曰使者指上文俗儒

異端之徒許白雲曰如月之晦如目之盲如氣之塞晦

盲言不明否塞言不行反覆是展轉愈深而不可去底

意陳定宇曰五季謂梁唐晉漢周五代季世中村氏曰

五代即皆季世衰時非漸次衰弊者精里先生曰壞亂

之道言今按以一管衆曰要蒙被也澤恩澤也沈痼疾

痼疾許氏說過分析壞毀也亂紊也

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

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為去

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

音娶室氏曰天運天之氣運也

蔡虛齋曰環圓物也以其週而

大學章句序

大學章句序

復始旋轉不停故曰循環夫三代之隆天運之泰也周
未及五季之衰天運之否也否極則泰來矣無往不復
也室氏曰主於治而言○宋趙氏有天下之號蔡虛齋
曰隆高起也陳定宇曰治休美而教詳明○伯子謹顯
字伯淳號明道先生叔子諱頤字正叔號伊川先生○
始拔大學篇於戴記之中而尊信之又整頓其錯亂之
簡而發揮之但末成書耳○表而出之章而顯之○指
歸趣向也蔡虛齋曰此謂發明其道理處吳艸廬曰二
程有大功於大學者三表章之次簡編發歸趣也今按
循循轉也往行也宋德之德以天子言猶南史王延之
相續也孟氏之傳謂孟軻氏所授學術也氏字非指門
人
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
反又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
蔡虛齋曰大學教人之法指其事目而言聖經賢傳之
指指書中所云者二句意自不重許白雲曰私淑者私
善於人孟子不得為程子之徒而私善於三傳之李氏此私淑
朱子不得為程子之徒而私善於三傳之李氏此私淑

字最切今按蔡顧其為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
明貌敏猶達也

而輯音集之間字如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

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脩

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許白雲曰自天運循環

傳○固不放散而不序也失闕文也○失謂如格物致知序

也應上句放字張叔與曰問中間之問與補傳間嘗或

問間獨不類竊附己意陳定宇曰謂今章句蔡虛齋曰

闕不完也畧不詳也○言待後世君子之是正也或以

君子為學者謂是傳來學之意非也○朱子之功近接

程氏之傳而遠紹伏羲神農黃帝以至孔子及孟氏之
正統明矣所謂其辭雖謙而其自任之重實有不得而
辭者室氏曰犯分曰僭國家猶言朝廷也今按顧念也猶
尚也宋而輯之謂正錯簡竊私也附益也補治故也陳
定宇蔡虛齋併闕略而為補傳者非也或謂補闕指補
傳補略指六章七章題下總註者可從踰越也化民成

俗謂教化於民而使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成美俗也意方互文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詹氏曰先生年譜是年乃宋孝宗淳熙十六年先生年
六十矣其年二月光宗即位先生拜祠命辭職名甲子
序大學章句三月戊申序中庸章句蔡虛齋曰讀此序
見得教法始於伏羲神農黃帝堯舜備於三代廢於周
衰傳於孔子曾子失其傳於孟子之後而復得表章於
程子發明透徹於朱子自三代而上其教行於天下自
孔子而下其法僅傳於天下而已○看大學序不但可
以知大學一書之興廢始末凡人才之所以成衰風俗
之所矣孔子曰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熄是
世豈不傳於世而書自莫用其書耳

而傳於世也意方互文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